

品格的力量

■徐小岩

家风

我是在1947年2月，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于山西长治出生的。那年，父亲徐向前已经46岁了，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公私分明是我家的一条规矩。母亲是老革命，1928年担任过松滋县的县委书记，但她每天上下班乘坐公交车，从不使用配给父亲的专车。我上小学时，从家到学校路程较远，中间还要倒一次公交车，车费总共2毛5分，每次家里就给3毛钱。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本来就吃不饱饭，又赶上长身体，我常常觉得饿。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3毛钱拿去买吃的，回家只能靠走路。有一个周末，晚上六七点钟，天都黑了，我才走到家。见到父亲，我老实交代，是因为“肚子饿，把车费吃了”，一路走回来才晚了。父亲没有责备我，但也改变了规定，第二个星期，照样还是只给3毛钱。

五谷杂粮、粗茶淡饭，父亲一辈子也吃不厌。他还特别爱吃土豆。记得我爱人第一次来我家吃饭，看见每个人碗里都有一个很大的土豆，悄悄地对我说“吃不下”。父亲听见了，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吃我吃。”我爱人怕父亲一个人吃两个土豆太撑，赶紧把自己碗里那个吃掉了。每年春天，榆树结了榆钱、柳树发出嫩芽，父亲都会叫炊事员买点来“加菜”。在他看来，这些野菜都是宝。我爱人第一次吃我家的“野菜席”，回去以后，还闹了笑话。他母亲问：“去徐老总家吃了啥呀？”她老实回答：“说不清楚是啥，就记得吃了‘一堆草’。”我上初二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和父亲在北戴河时，父亲的几位老部下下来探望，父亲就留他们吃晚饭。一大锅稀饭，放一点面条、大块土豆、豆角和一些肉一起炖，大家穿着背心，“呼噜呼噜”地就吃开了。

我小时候很顽皮，喜欢爬上爬

下。我住校一个星期，扣子都掉光了，父亲就亲自给我缝上。他会将细线搓成几股，把扣子缝结实，再绕几圈打结、固定。这样，有的扣子以后就算碎成了两半，也不会掉。做木工活，父亲是一把好手。我们小时候用的小桌子、小椅子，全是他亲手做的，横平竖直，既美观又结实。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父亲还给我们做过玩具“小手枪”。他先把手枪的轮廓画在木板上，再锯下来，用烧红的铁条穿孔，做扳机，再用扑克牌卷个望远镜。我和二姐鲁溪就用父亲做的“小手枪”来玩打仗游戏。父亲有一个专用的工具箱，里面钉子、锤子等样样齐全。平常家里的物件出了小问题、小毛病，只要力所能及的，父亲都会搬出他的“百宝箱”亲自修理。

父亲的品格，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几个子女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父亲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对于新事物有敏锐的判断力。父亲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来源于他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当年红四方面军在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的长途跋涉中，始终没有丢弃有线通信设备。川陕根据地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父亲指挥部队建立了几百公里的电话网络。父亲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游击队带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军主力部队，但是他仍十分重视部队的正规化军事教育。他认为，在现代化条件下，军队干部一定要经院校正规化培养。我和二姐鲁溪从小对科技萌生兴趣，乃至后来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戎马一生的父亲希望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出力。

父亲一直要求我们，做人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像他最喜欢的那首诗——于谦的《石灰吟》写的那样：“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大姐徐志明（小名松枝）是在父

亲到延安后被接到解放区的，后来学医做了医生。别人都说，以大姐的资历，应该安排一个领导职务。但直到退休，大姐却一直是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父亲严格要求家人，大姐也从来没想过借父亲的光。

二姐徐鲁溪，是我们几个孩子里最聪明的。她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读理论物理硕士研究生，是我国第一代研究生。她主持的项目，还获得过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姐一家三口都挤在8平方米的小屋里。后来，赶上单位调整住房，二姐一家搬到了一套20平方米的房子。父亲听说二姐换房的事，先是一顿“审问”，“审”得二姐委屈得差点儿哭起来。直到父亲确定不是她托人找关系，而是单位里正常的调房，这才放下心来。

妹妹小涛是几个孩子中学习最用的一个，父亲总是表扬她“认真、踏实”。后来，小涛一路从兵团到304医院，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曾当过“模范工作者”。

对待相知相伴、相濡以沫的母亲，父亲别有一番温情。他们有共同的革命起点——黄埔军校。父亲是黄埔一期学员，母亲考入的是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父亲欣赏母亲的独立坚韧、聪慧大度，母亲敬重父亲的刚正不阿、宠辱不惊。父亲平时话不多，对母亲的体贴都融入一个个体微的举动。作为军人，他走起路来习惯了大步流星，但每次和母亲出去散步时，他都会特意放慢脚步，母亲不用跟得那么吃力。有一年，母亲过生日，父亲照例提前问她：“过生日了，想要什么礼物呀？”母亲想了想说：“我也不要别的了，就是你当元帅以后，我还从来没见过你穿元帅服的样子，你穿上让我看一眼就行了。”父亲一听，马上答应。他把元帅服穿戴整齐，在母亲面前走了几个来回。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成了母亲最幸福的回忆。那身象征着至高荣誉的元

帅服，父亲再也没有穿过，一直静静地躺在我家的樟木箱里。

1976年1月，我的儿子出生了。父亲和我们商量给孙子取名“徐珞”。珞，是一种坚硬的石头。这个名字，寄托了父亲对后辈的期望——无论何时，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随波逐流。

父亲对我们的期许和嘱咐，让我们铭记终生。每当我们遇到困难，面对机遇和挑战时，这些充满智慧和哲理的话语，总能给我们增添信心和勇气。

1981年，我在原第二炮兵某研究所与同事们一起研制我国第一代汉字计算机时，父亲给我写来寄语：“天下无难事，有志者竟成。”

父亲写给二姐鲁溪的八个“去做”和八个“一些”，至今仍是我们的行动准则。八个“去做”指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天天去做；复杂的事情，细心去做；重要的事情，耐心去做；不懂的事情，虚心去做；明天的事情，准备去做；大家的事情，带头去做；别人的事情，帮助去做；个人的事情，抽空去做。”八个“一些”则叮嘱我们：“工作繁忙，细致一些；遇到问题，冷静一些；处理问题，慎重一些；遇到困难，坚决一些；了解情况，全面一些；待人接物，热情一些；受到刺激，忍耐一些；工作方法，灵活一些。”

对待孙子，父亲也延续着这样寄语的方式。徐珞至今保留着他10岁那年，爷爷写给他的手迹：“学习要踏踏实实，知识点点滴滴地积累。”

1990年9月21日，父亲离开了我们。我们几个子女遵照父亲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曾经洒下热血和青春的群山之中。而他的精神和品格，也如同大山一样，永远屹立在我们心头，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向前，永远向前！

（本文选自《跟着信仰走——我家的长征故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有删节）

家事

离闺女的周岁生日还有3天，老股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两个月前，老股随部队机动数百公里来到这片戈壁滩。

天高云淡，几十公里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际。戈壁滩虽然荒凉，但战士们一个个热情高涨，并没有因环境恶劣而消沉。

可戈壁滩怎么可能放过考验他们的机会？一天24小时的狂风尽情肆虐。搭帐篷时，砂石土质坚硬无比，想把1米多长的钢钉砸进去哪有那么容易。上等兵谭超费了老大劲，砸了半天，手上的老茧都磨破了，却依旧只完成了一半的任务量。

“让我来。”老股不服老，凭着一股子蛮力，愣是和戈壁滩比起了狠。

在老股的带领下，大家分工明确，干劲十足。4个小时过后，车库帐篷和班用帐篷首先被搭了起来，总算有了个“新家”的雏形。

彼时，戈壁滩的天已经黑透了，借着探照灯射出的强光，老股和战友们坐在地上一边吃着单兵干粮，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进戈壁滩之前，老股按规定交了手机，从此与家里断了联系。之后的一段日子，老股和战友们朝夕相伴，以这片戈壁滩为家。

但老股还有自己的小家。今年年初，妻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棉袄”。他本想在家多陪陪她们娘儿俩，但因工作需要，不得不提前返回单位。

临走时，老股的心里有一万个不舍，倒是妻子一直宽慰他，让他不要太牵挂。军人，完成任务才是第一位的。

“失联”的时间越长，老股心里的那份思念就越重。眼看着离闺女的第一个生日的时间越来越近，晚饭时候却接到上级通知，部队返回的时间又推迟了一个礼拜。老股的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戈壁滩的夜很美。那天夜里，老股仰望星空，心中阵阵思念随着狂风遥寄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

“何不把这醉人的星空拍下来送给闺女当生日礼物？”一个温暖而甜蜜的念头在老股的脑海中突然浮现。

第二天一早，老股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宣传科的老王。老王当即表示“立马给他安排”。

一向“狂躁”的戈壁滩这一次出人意料十分“配合”。轮到老股站岗的那晚，群星璀璨，闪耀夜空，从浩瀚的深蓝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远端。老股手握钢枪，一身戎装挺立风中。老王悄悄来到他身

礼物

■孙梓茜

后不远处，调整好角度，按下快门，一张“星空下的哨兵”照就此诞生。随后，他还特地将照片打印出来交给了老股。

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闺女的生日越来越近，老股开始筹划着怎样把这份特殊的礼物寄给她们娘儿俩。老股没想到，先收到礼物的人却是自己。

几天前，同事老肖神秘地塞给他一个信封。老股打开一看，里面竟是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白白胖胖的女儿咧着嘴笑，几个月不见，长大了许多。

“你呀，平时总和我们叨念媳妇和闺女，这次我回驻地拉物资，看到了嫂子寄到驻地的信，想着你心里正盼着呢，就给你捎来了。”

老股把照片翻过去，看到背后有一行细细的字：“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再遥远的距离也不是分别。”顿时，他心里涌上一股暖流。

第二天，老股收到了大家写下的祝福，这是对“小棉袄”的生日祝福，更是对他们一家子的祝福。

戈壁滩的风，依旧不停地在耳边咆哮嘶吼，老股手里紧攥着照片缓缓走出帐篷，向着天边的方向，静静地看了好久……

得知老肖第二天要提前返回单位，老股连忙把自己准备的礼物和战友们的祝福精心包装好，请老肖一回到单位赶紧寄出去。

任务结束后回到驻地的那天，老股第一时间就给妻子打了视频电话。两人拿着彼此的礼物，微笑着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父亲的炒面

■李国选

家庭秀

走你们走过的路
听你们听过的风
我站在喀喇昆仑
将和你们一样
握起钢枪
守护心中的信仰

郭 帅配文

定格

前不久，新疆军区某团下士何勇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一家人视频时，何勇拿出自己的党员徽章，爷爷和父亲也拿出勋章，祖孙三代军人共享这份光荣。

韩 强摄

那年那时

我每隔一段时间会买上一两斤炒面，有滋有味地品尝这已不多见的传统食品。因为炒面对于我而言，有一种特殊的情缘。

1965年，我考上高中。由于学校距家较远，我在学校住宿。按当时政策规定，我享受吃商品粮的待遇，再也不用像初中那样背粮上学了。可是，每天一斤二两的粮食定量，加上油水太少，我压根填不饱肚子。每当“饥饿虫”爬上来，抓心挠肝，让我在课堂上分心走神，影响了学习。

星期天回到家，父亲看我吃饭狼吞虎咽的样子，问我：“在学校吃不饱吗？”我慌忙点头。父亲坐不住了，他一脸严肃地对母亲说：“孩子正是长身体、用脑力的时候，吃不饱怎么能行？咱得想办法呀！”母亲反问：“有啥法子？”父亲略加思索，果断地说：“咱给孩子做炒面。抗美援朝时支前不是做过这东西吗？”母亲回应：“是呀！那时候，我烧火，你上灶，炒的面还受到乡里表扬呢！”说罢，父亲打开粮袋，倒出金黄的玉米上磨碎。他抱着磨杆一圈一圈地推磨，磨石发出“沙拉沙拉”的声响，被粉碎的玉米从磨缝滚落到筐里。三伏天气，十分炎热。汗珠顺着父亲的脖颈不断往下流淌。他不时抹去汗水，脚步却不曾停歇。收拾起玉米面，父亲用细筛子一筛一筛地筛出精细的面粉，用作炒面的材料。

准备齐全后，母亲将高草均匀地填进灶膛点燃，父亲用猪油将铁锅抹得油光锃亮。锅热后，倒入玉米面和少许大粒盐，父亲右手持锅铲快速翻炒，左手随之在炒面上抓弄。那粗糙的大手被烫得泛红，还时不时抓一把炒面送到鼻前闻闻。随着炒面温度上升，父亲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滚落到土锅台上，砸出一个

个“汗花”。

过了一会儿，父亲捏一点花椒面扔进锅里，翻炒几下，自信地说：“行了。赶快撤火。”母亲立即用掏灰把掏出余火，父亲快速铲起炒面放到案板上晾凉。此时，满屋充盈着香喷喷的味道，让我直咽口水。

第二天，我带着炒面回到学校。当下了晚自习，肚子开始“咕咕”叫时，我就端着饭盒去开水房冲炒面吃。那焦黄的炒面经开水冲烫，搅拌后呈糊状，飘散一股淡淡的香味，格外诱人。炒面入口，香味直冲鼻腔，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大半饭盒的炒面下肚，饥饿感尽除。一些同学尝了我的炒面，都说口感不错，问我是谁的手艺。我自豪地告诉大家，这是父亲的杰作。他们闻听，无不啧啧称赞。就这样，每周末回家，父亲都会为我精心制作炒面，满足了我成长的需要，让我保持了旺盛的学习精力。

炒面虽然是普通的食物，却饱含了深厚的父爱，成为我心里挥之不去的情结，而且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得到了延续。那是我担任旅后勤部长时，汽车连执行长途运输任务，途经地区人烟稀少，驾驶员常常会因为等待装裁，路况受损、车辆抛锚等原因不能按时返回驻地，只能饿着肚子执行任务。我得知这个情况后，想起当年父亲为我制作炒面的情形，不禁心头一热，忙叫来连队司务长和炊事班长，向他俩介绍父亲当年的炒面，说这东西可以解燃眉之急，并给他俩讲解炒面的制作方法，交代注意事项。司务长买来玉米面，我守在灶台旁指导炊事班长制作，大家品尝后齐声叫好。随后，我确定每三台车一组携带炒面，配煤油炉和烧水壶，途中视情烧水冲炒面，避免了挨饿。父亲听说这件事，乐得合不拢嘴，朗声说：“炒面虽然上不了宴席，但是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是个好东西。”

现今，虽然父亲不在了，但是他制作的炒面仿佛余味犹存，让我永远回味。

本版投稿邮箱:jbjrit@163.com



“约法三章”

■王明洪

忙，好好休息一下吧，我不能再耽误你时间了！”说罢，她就匆匆挂断了手机。

有一年深秋，我随部队参加演习任务，演习地是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山林里。那段时间，任务紧，训练强度大。疲惫之余，每逢休息时领到手机和女友通电话，是我惬意的时候。由于是在野外，手机信号很不好，通话时手机里时常发出杂音，有时干脆直接断线。对此，我们很是苦恼。为了找信号，我不得不跑到400米外的一座土山上打电话。土山约莫30多米高，

等我来到土山下，再爬上山，休息时间已过半。我们在手机里，海阔天空地说着，既轻松又愉悦。我坐在山顶看着遥远的天际边，一群群暮归的飞鸟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脑海里幻想着女友美丽的身影，心头满是感动和幸福。一次在山顶通话时，女友突然问道：“你不是站在高处？”我感到不可思议，忙问她怎么知道。女友轻轻地说：“我一直听到你那边有呼呼风声，想必你是站在高处打电话。”我解释是在山顶上。女友一听急了，立刻

提醒道：“这个季节，山顶多冷啊！你穿得厚吗？”我这才感觉到周围寒风凛冽，来时走得急没有穿军大衣，不禁打了个冷战。为了掩饰，我慌忙说：“放心吧，穿得很厚！”女友生气地说：“从你说话的语气，我就知道你在骗我，赶紧回去吧，外面多冷啊！”说完，她挂断电话。在回来的路上，刺骨的大风迎面而来，像针尖一样直往我衣服里钻，但我心里却是暖洋洋的。此后，女友和我“约法三章”：减少通话次数，到山顶打电话必须穿军大衣，主动汇报当时天气。我哭笑不得，却也只好按她的意思来。

这些年，我和女友虽有磕磕绊绊，但更多的是相互支持，相互依恋，相互包容。正如在手机里点点滴滴的关爱和“约法三章”，每每想起就让我感到温暖。我想，正因为彼此真诚相待，互相关心，才让我们最终能拥抱欢喜，收获幸福甜蜜。

两情相悦

记得刚和女友相恋时，她是小学老师，带两个班级的课程，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我在部队，业余时间也很有限。我们每周通电话时间很少，基本是集中在周六周日。每次通话，我们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间，相互诉说着彼此的心声，不知不觉忘记了时间。女友这时总会有意无意提醒道：“你平时很累很

